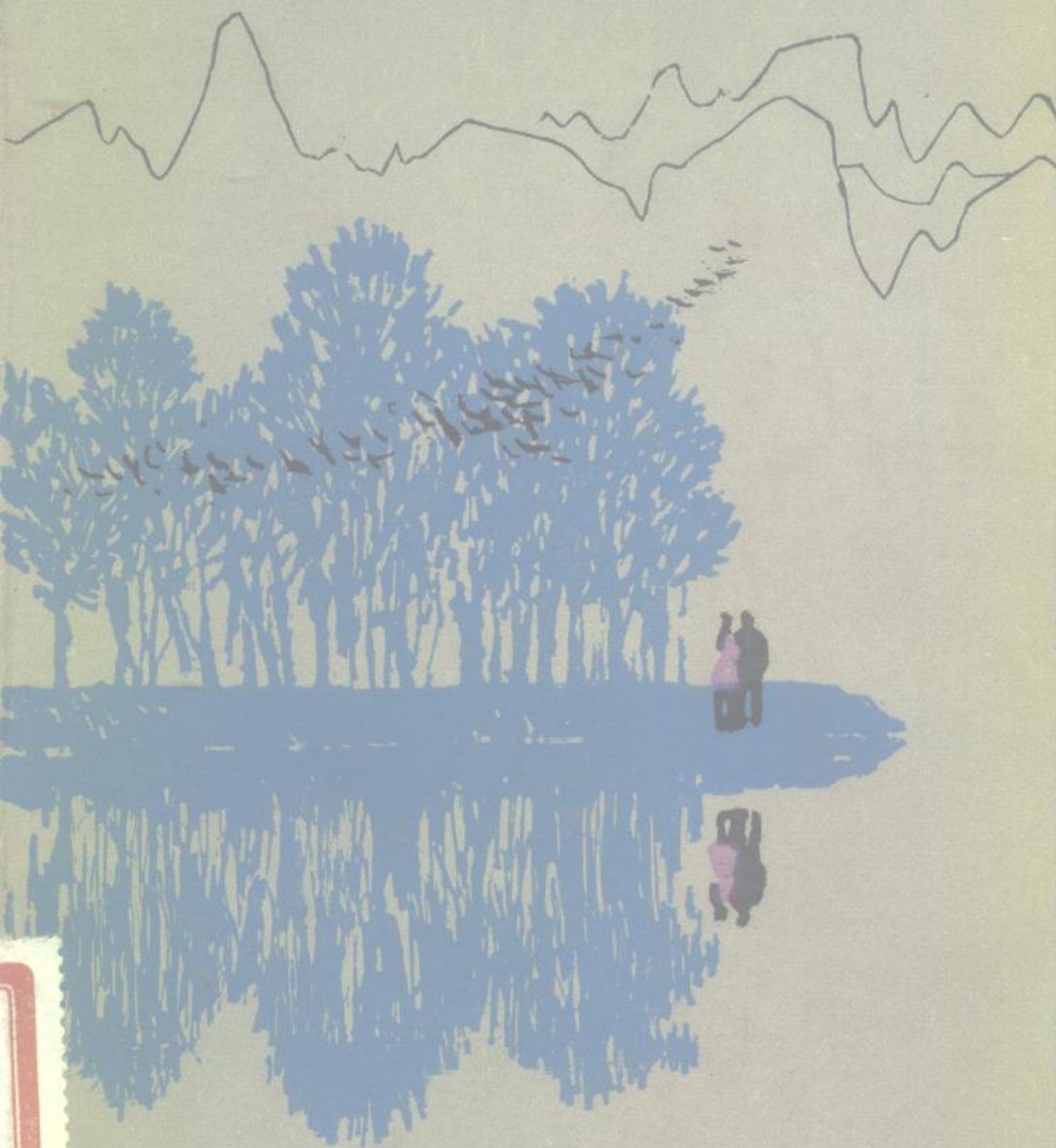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台湾游记选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台湾作家写的游记，都是选自台湾省出版的书刊。读者展卷，可依次观赏台湾各地的最佳胜景，如北台湾鼻头角巨人般的灯塔、岩峰，娃娃谷中的瀑声泉语；中台湾日月潭的朝晖夕岚，雾社的樱花，埔里的彩蝶；南台湾阿里山的日出、云海，屏东的椰林稻浪；东海岸的奇涛怪石，花东的乡野情调，离岛兰屿雅美族的奇风异俗等。同时，透过作者字里行间的生动描述，还可具体了解台湾同胞深沉的爱国情和执着的乡土爱。

本书作者继承了我国古代山水散文的优良传统，写景优美，抒情真切，具有较大的艺术魅力。

台湾游记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39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7\frac{3}{8}$ 插页 3

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400

书号 10019·3464 定价 1.70 元

目 录

山河的变奏	姜 穆 (1)
北投与草山	易君左 (8)
山居	墨 人 (11)
双溪公园的古典	胡品清 (17)
芝山岩	施翠峰 (21)
夏日飞鸟	林文煌 (26)
遐思满山岗	陈天岚 (37)
白鹭鸶潭的呢喃	杨叔峰 (43)
水之湄 · 山之涯 · 娃娃谷	情 苑 (45)
鼻头岩岸好风光	游 客 (49)
龙潭幽影	陈天岚 (52)
桶后越岭出兰阳	陈天岚 (55)
二游狮头山	高 峰 (61)
山城行	孟 湘 (66)
桃花渡续曲	金 剑 (72)
雾社庐山记	高 准 (75)
山山水水 · 烟笼雾社	陈天岚 (81)
合欢山印象	林清玄 (84)

盘桓溪头	梅 新 (96)
绿满溪头	雁南飞 (103)
夏之旅	尹雪曼 (108)
高山胜地东埔	柯富明 (113)
向水社大山敬礼	陈天岚 (116)
大安溪谷中的世外桃源	彭晃治 (123)
史克兰溪畔一夜	高 准 (128)
山盟	余光中 (132)
日出·云海·阿里山	李传文 (144)
阿里山今昔	鲍晓晖 (148)
兰潭的风韵	黎翠婷 (158)
西口·一片艳绿	江一寒 (161)
龙眼·灵猴·大岗山	韩 铭 (164)
登大武山记	钟理和 (166)
来到屏东	余中生 (183)
出卖空气的地方——屏东	薛心熔 (186)
四重溪行脚	杨生明 (190)
垦丁海滨	陈 黎 (194)
跳石素描	张 过 (196)
穿云拨雾游南横	欧阳圣恩 (199)
夏日梨山	墨 人 (202)
武陵·你那满山秀色	江一寒 (206)

花东线上的小火车	冷 冷 (209)
东海岸的海滨公园	康武吉 (214)
新果自然来	佚 名 (217)
喜点路灯	佚 名 (223)
兰屿印象	陈永禹 (228)

山河的变奏

姜 穆

序 曲

这个世界的原始山谷，已被文明蹂躏得再也没有神秘感。山谷在我们的感觉中，只不过是和城市高楼所造成的山谷感略为不同而已。

在我这一生中，为文明的特产品——战争，奔波于南，奔波于北，是一只无巢可归的鸟，是一叶无根的浮萍。命已注定我是应该流浪的？

山谷可以避风！

山谷有温暖！

山谷有无尽的柔情。

从我更事时起，我就已经知道，生命是从山谷中诞生。因为在那儿有潺潺的流水，有甘冽的圣泉，有青青的草在那儿茜茜的密茂，肥沃的土壤滋生着生命。那就是我探访过的每一座山谷。而我所探访的每座山谷都是迷人的，都是足以令我在那里居住下来，永远的不再流浪。

可是文明却把每一座谷口都注了册，在那广大的土地上，没有一座山谷是属于我的。真正的属于我的，在我之

前，每一座山谷都已有人发现，有人占领，那已不是原始的山谷。

原始的山谷是景色迷人的，自我懂得爱美，自我懂得恋爱那风景的时候起，我便向往着一处有森林、有温泉、有流水、有花鸟、有鱼虫的山谷。然而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样的一座山谷那里去找。

大地已经整个的被人类蹂躏尽了，到那里去找那样一座山谷？

有人说小格头过去，在南北插天山之间，有一座没有人发现的山谷。那里的景色很美；对于美的事物，都是很诱人的。虽然对于爬山，我已有力不从心之感；但是，我还是要去探访那座山谷。

沿路的风景

我们出发了，由台北乘车到小格头。那儿我曾经去过一次，凡是我曾经鉴赏过的风景，我都是留恋的，都是无厌的。沿途，我把那些山，那些水，那些森林，那些花草，用我的眼睛去亲吻她们，用我的心，把她们揽进我的怀里。

对于风景，我总是不厌其多的，而天工造物，真是神奇，每一座高山，每一个深谷，每一条河流，或每一棵树，都有她自己的容姿，都有她自己的美态，那也就是万物妍艳，而构成风景的道理。

只是生为自然的一部分，仰赖自然生活，甚或由自然生

长的人，竟然滥于使用文明，蹂躏了风景。

这就是人不懂得怜香，不懂得惜玉了。风景是不懂得抗议的。

在小格头，我们下了车，从山口进入山里。

我迷惑了，山景真是美艳得迷人，高低起伏的韵致，使我懂得歌唱的原理。我们的歌唱，也是以那种韵致，震动我们的心弦的。倘使你没有历山的经验，你便不会懂得那种情感，你便不会懂得你爱高山深谷的悸动，是带着原始快乐的。

由小格头深入，你得通过那山的头部，我记不起人赋予那里什么名字了。大地的血液灌注那急湍的奔流，垭口是崇山峻岭，峭崖悬壁。我们知道，山里为什么还没有人践踏过的山谷的道理了。

那山垭口是那山谷的守护神，很少人能越过那座山口的。

峭壁嶙峋，流水急湍，可以说是飞禽难渡。然而我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，踏实的，终于攀越过那些悬崖绝壁。

我又一次领悟我们原始的本能，我重温人类的历史。

当我行走，当我越过险阻时，我有一种喜悦。山也喜悦，山是没有人探过的山，我已感觉出山的喘息，山的颤抖了。

当我进入谷口时，那里的景色美得令我震慑，令我颤抖。

好美的一片草原

从进入谷口的山坳，可以窥视山坳内的天地。

的确是世外的桃源，层峦叠翠，丘陵起伏，再过去就是一片不大也不小的平原。

那是未曾经过人类践踏过的土地，你不会领略未经人践踏过的土地的美感。土地是相当肥沃的。当我翻过山坳口，涉渡潺潺的溪流，而来到那片平原时，我狂喜得抓起地上黑色的土壤，捏在手里，好象可以捏出油来。

我狂吻着那片没有主人而十分肥沃的土地。

我原出生在农家，我懂得耕耘，我更懂得土地的可贵。那是构成我们人类的一部分，构成我们国家民族的一部分啊！

我激情的狂吻着我所发现的那个新天地。在那长着青草原的土地上，我狂舞着，奔向东，奔向西。

她任由我在她美丽的、弹性的胸脯上奔驰着。

好美的平原，好美的茜茜芳草，禁不住我轻轻地呼唤着那滋润我、孕育我、喂哺我的大地。

我闻到那处女地的芬芳，我吻着那里的每一寸泥土，每一粒砂砾，我已感到大地激情的抖动。

我是那山谷的第一位访客，我在她那温柔的胸脯上奔驰，我已为那神秘的美景迷惑，而且为她眷恋，为她痴狂了。

山与我溶为一体

从南北插天山进去，是一片广大的草原，真的令人着迷的草原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草，从插天山的两个主峰的山麓起，迤迤而过，全是兰叶般的草原，没有树木杂陈其间，经过那方圆十几里的大地，直到山谷下，一眼望去，竟是一幅绿色的绒毯。

那是很美的景色，在台湾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密茂的草原。我真想从此不再出谷，老死在谷里，作一个牧者。

我曾见过我国西北的牧区，那里也没有那么茂盛的草原。

倘能在那里留下！

倘能在那里牧一群羊！

倘能有一匹骏马！

青草山谷便是一个神仙的世界，可以在那里忘记今世，忘记嚣尘。

我愿是风

我是一个初探武陵的真人，在那里只有我，只有大地的世界里，我知道我是多么的重要。

于是，我被那片草原迷住了。

我躺在山麓下，静静地看山、看水，看那青青的草原。

那是可以让我归隐的林泉，于是我想在那里种桃、种李、种竹或种菊，因为那里有南山，也有北山。

那不知名的山的谷，土地是很肥沃的，只要撒下种籽，便会长出青苗。

躺在山麓下，我不走了，山谷是我唯一天地。只有那未曾被文明污染，未曾被人侵犯过的山谷，才真正是我归隐的处所，因为是原始的，才是最美的。

一阵晚风吹过草原，掀起青春的浪潮，带着绿色的流淌的浪潮啊！

喃喃的，我说：我是风，我是雨。那风和雨是幸福的，她们能无顾忌的亲近那青青草原的芳泽。

就此停留下来多好。

谷里无尘！

谷里无烟！

谷里无市招的飘扬，与人间的烦嚣，那是一个未经人践踏过的纯真世界。

那里的风是柔和的，雨是多情的，草是芬芳的。

鸟在那里格外会歌唱，马在那里格外昂扬，蜂儿、蝶儿在那里格外的悠游。那是一个和平的世界。在我所经历的山河之中，没有比那个山谷更美丽，更诱惑人的了。

小溪的水格外的清澈，潺潺的西流。在那静静的世界里，我可以听到地脉的跃动与激情。

对于那样一个美丽的地方，是我有生以来所仅见的，是

我有生以来仅有的发现。

于是，我便与那山谷恋爱了，我用我的脚步——轻轻
脚步，丈量着每一寸土地，我用我的唇，热吻着那里的每一
粒砂，每一撮土，我狂饮着那来自天上的圣泉。

因为山谷四周有山围着，气候特别的温暖，所以桃花、
李花、杏花，乃至不知名的花儿，在山谷里四季的开着。

自古至今，人们住那谷里四季有春。那是真的，那谷里
四季有春。

曾有人说“巧夺天工”这样的话，只是人间没有那样的
“巧术”，那真正是自然界的杰作。

在谷里，我眷恋着，不想回到万丈红尘中去。

要是在天下结庐，我便在南山种菊，在北山种竹。

要是在山下结庐，糊涂便不算难了！我用双手在山谷
里耕种，我用双手在山谷里播种，秋收冬藏，虽是一个樵农，
其乐是会赛过神仙的。因为那是属于我的山谷，属于我的
世界。

那个山谷，那个世界，足以避风雨、逃世俗。

那也就足以使我得道成仙了。

于是，我便在山里，结了茅庐，永不入世。那是另一个
世界，在谷中，我自有天地，自有宇宙。

北投与草山

易君左

北投这个地方，距台北市不过四公里，位于大屯山麓，以温泉出名，我到北投去专为的是洗澡，去过两次，即洗了两次澡，很简单。我洗过黄山的温泉，汤山的温泉，和华清池的温泉等等。每次洗温泉，就联想到杨贵妃，再联想到白乐天。古人做诗运辞一字不苟，如《长恨歌》里“温泉水滑洗凝脂”，因为温泉水质很浓，所以很“滑”，洗到皮肤上有黏性，所以很“凝”，没到台湾前，震于北投温泉的盛名，还听说北投的“杨贵妃”很多。既到北投之后，一见满地都喷温泉，却很难遇着一个“杨贵妃”。但一般爱游北投的人不同于我这种见解，他们眼里的“杨贵妃”很多，到北投并不是专为洗澡，而是来欣赏“杨贵妃”的。甚至于浪荡地同“杨贵妃”共浴，以度其亚热带的周末。于是北投的温泉和北投的杨贵妃成为不解的名辞。而这些，鄙人敬告不敏。

照我们这般寒而且酸的书生的想法，每周到北投洗一次温泉，确很舒适，亦有必要。但因台湾的天气很热，我们既没有小汽车乃至吉普车前往，只好乘汽车、火车。挤在游人群里一身臭汗，到达北投洗一个澡，洗得文雅一点真是

“尘虑尽消”，若说得现实一点，则洗澡以后仆仆回来，仍然一身臭汗，加上所花车费浴费以及冷饮热食等等，恐怕总有点不合算吧！我们既不去找“杨贵妃”，洗澡以外则无目的，则何如蹭在家里淋浴水浴或随时擦擦身，不费分文，而怡然自得，甚且清风徐来呢？

然而北投终竟是台北的名胜，没有洗过温泉的人，自然不可不去。若是你来了台北而不去北投，提防将来回去的时候有人问起你，就很难答复了，就是为着这一点，所以我两投北投。

很多人都这样说：草山比北投清静，这大概是因为草山没有“杨贵妃”吧！草山比北投远一点，在士林车站东十一公里许，位于七星山纱帽山之间，海拔四四三公尺。汽车上草山曲曲折折，很有些象重庆的老鹰岩。草山的温泉与北投齐名，就因为远一点，清静一点，游人比北投少，就因为游人比较少，所以清静一点，远一点。

既到草山，也不能不洗洗澡，在草山洗澡，决计想不到“杨贵妃”。相反地，令你会想到“黄天霸”。草山温泉的硫磺气味，使你喉管里发呛。我告诉你，这里过去有火山的喷火口，火口里一团热浆，听说台湾愤世的人士有投进这火口里表演一番的，日本人向来喜欢“心中”（情死），在台湾被日本奴役时代，日本人常有钻进这草山火口里“心中”一番的。这些，也许到今天已成为过去。大家说起草山，却不见得为的洗温泉，或为的看“草”、看“山”，而竟说这里的樱花太好了，比西北兰州郊外安宁堡的桃林更一片灿烂鲜艳。春天的游

人“剃头”（台语游玩音似“剃头”）多趋于此。我在兰州办《和平日报》两年，安宁堡桃花盛开的季节，我飞京沪。两度桃花，无缘欣赏。看来明年春天的“台湾樱花”一定会去观赏的。

山 居

墨 人

十六年没有搬家，今年甲寅，我生于庚甲年，寅申相冲，今年春天，果然动了。

本来依据合约，去年冬天就该搬的，可是天下事往往难说得很，一向信誉最好的大建筑公司，在一场国内外的暴风雨中，也不能如期交屋。阴错阳差，硬是拖到今年春天才能动。但是搬来搬去，我还是搬到山边，从大直到北投大屯山下，不过山越来越大了。

原先我是选定内双溪中央公教社区的，我看中那边的山高，空气好，十分僻静，两山之间又有一条清溪潺潺流过；再则我到外双溪东吴上课也比较近便，一举两得，所以我“委建”内双溪公教住宅。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出纰漏！幸好事发之前个把月，我和一位同事到主办单位探听“行情”，我察言观色，看出此中情况不妙，便以壮士断腕的心情，改弦更张，宁可放弃权利，也不再望梅止渴。本着人不离山的原则，去选择一楼一底的房屋。我还清楚记得去年四月六号那天，看到一则广告，地点、价格、房屋大小格式，都与我的理想、能力接近，当天下午，我提前一点下班，

赶到工地去看，可惜我想要的房屋早已卖出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订了一户，但我留下后话，说要溪边那唯一的一幢双拼式的一户，如果别人肯让，我情愿出权利金。随后我就到大屯路方向兄家中闲聊，他是老北投，我想听听他的意见。平时大家穷忙，难得在一起谈谈，他留我吃晚饭，我也不客套。回家时快九点了，想不到工地的那位先生已先冒雨来过舍下，说是那幢双拼式的订户愿意转让，要我明天去接洽，第二天我就近跑到公司，公司又说没有，我说明来龙去脉，公司人员兜了一个圈子，要我下午再去看看，下午便正式改订了这一户，我又歪打正着了。现在我住的就是这一幢近山傍水的房屋。

在台北住了十几年，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屯山，自然也没有发现大屯山有什么好处。看山我常以庐山作标准，除了名胜古迹不谈，山的本身一定要峻秀，同时还要有清可鉴，人喝到口里有一股清甜味道的好水与丘壑之胜，此外不问天晴下雨，总要有点云雾缭绕，才够山味。天晴，白云是山的冠冕；下雨，濛濛的雾是山的面纱，雨中看山有一种朦胧美，雨后看山青翠欲滴，美人出浴不足以形容，反而有点褻亵。台湾的阿里山和天祥附近的山有那么一点味道，此外便乏善可陈了。

我移居大屯山脚，秀山之阳后，闲时爱站在楼顶或后后楼上走廊欣赏大屯山的圆顶，生气盎然的树木，以及它白色的冠冕，和它淡淡的乳白色的面纱，而坐在小书房里透过绿色的纱窗，遥望半山万绿丛中那幢漂亮的红楼，则更富诗